



▲ 葡萄牙波尔图的 HBK Spectris 创新中心办公室

▼ 你能想象这是一个商业售楼处吗？

► 咖啡店变身“智能休息室”(Smart Lounge)

功能是什么？其实不是单一的—— 模糊边界，“混合空间”正当红

◆ 琳恩

受到疫情影响严重的室内设计，表面意兴阑珊，其实正在暗地里酝酿着一场变局。只要细心搜集，你就会发现，证据比比皆是。

抛开固定的风格，夹杂着各种文化、时尚、流行，纷繁的主题，以开放式的心态去接受古代的、现代的、超现代的、甚至数字科幻的灵感，做出与众不同的空间，建筑师、设计师们正以作品重塑室内设计的新理念和新美学。

——编者



▼ 罗宾·哈格多恩的胶囊酒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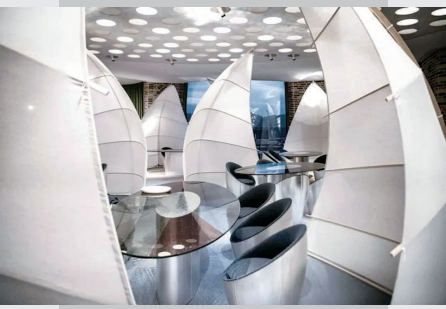
▲ 英国设计师汤姆·迪克森(Tom Dixon)在上海的第一家快闪线下体验店



► 服装旗舰店开启了游乐园模式



▲ 服装旗舰店另有个性定制车间



▲ 是艺术体验馆，也是餐厅

一直被白领当作第二办公室使用的连锁咖啡巨头，对共享办公概念窥探许久，干脆和铁路运营方联手，推出了首家共享办公门店。咖啡馆不再单纯是让人小憩和享用咖啡轻食的公共场所，摇身一变，以“智能休息室”(Smart Lounge)的设计概念，将空间分隔为窗边单人座位区、半封闭式包厢、付费私人包厢以及可供多人商谈的共享会议桌。从外远眺，依然是咖啡馆的窗明几净、简洁通透，但空间的功能却有玄机。

另一个受到大众关注的是某快销服装品牌新近开设的超大旗舰店。店名中冠以“公园”的概念，用负责捉刀的知名建筑师藤本壮介的话来说：“建筑内部既是店铺，也是公园。”他用一以贯之的“白色哲学”搭载“玩乐”关键词，为店铺勾勒出犹如大型阶梯的倾斜屋顶，并利用这种结构打造了一座带有各种滑梯、丛林体育场、游戏区和凉亭的超大露天空间，还在贩售区域融入了个性定制车间和花店，生生把人们熟悉的服装店改成了集零售、娱乐和生活感于一体的复合式商业建筑。

不止这两个例子，在设计之都上海以及全球各地，设计师们纷纷以不破不立的创新姿态，在疫情高峰过去之后重新探索空间设计的新可能性。一种多元化(Diversity)的“混合空间”设计应运而生。

影院变身“娱乐综合体”

在近日落幕的“设计上海@新天地设计节”上，一众国内外大牌设计师秉持“求同存异、消除隔阂”的观念，打造一批“混合空间”的快闪店和空间艺术装置，让不少观展者感叹设计师对制造“新物种”的执念。

英国设计师汤姆·迪克森(Tom Dixon)在上海的第一家快闪线下体验店，在整场展览中尤为显眼。但除了他标志性的金属感灯具设计和刻意在空间里显露出的“Tom Dixon”霓虹灯字样还在彰显设计师存在感之外，你已经很难判断这个空间和迪克森以往风格之间的联系。尤其，由独立模块构成的八边形展台“Octagon”，将快闪店“混合空间”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按照迪克森的说法，“八边形”的设计灵感源自于疫情隔离期间，他在整理资料时，偶然发现马戏团的巡回演出的场地搭建模型。他迅速将模型变成了自己的新作：“这种模式的设计可根据需求，转变成一个组合丰富玻璃展馆，每一展面均呈现不同风格的设计元素，不用追求整体风格的统一，就像是设计师的马戏舞台。”

电影院无疑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功能空间。不少设计师也在思考，是否能用“混合空间”的概念，让影院空间来一番华丽转型。OFT设计邹卓明、张敬贵在中国香港新概念

旗舰影院，就开启了影院变身“娱乐综合体”的设计大幕。

依照邹卓明和张敬贵的解释，这家被称为亚洲首座雪山山居主题的未来影院，不再是单纯的放映院线，而是跳出单一的观影消费场景，将社交、购物、餐饮与艺术引入影院空间。除了把传统风格山居建筑搬到现代化商业空间之中，以充满历史行迹的叙事方式营造整个影院怀旧的场景氛围之外，他们特意将展映区分为作为私密观影区的“黑匣子”，以及可供话剧、音乐剧演出的“白盒子”。不止如此，在公共区域，他们也辟出足够的空间给 MOOV Pop-up 音乐商店，供售卖和体验音像制品和衍生品；在公共区域开展“微醺计划”，两位主理设计师还特意设置开放式酒吧，为人们在观影前后提供穿越现实与虚拟的“盗梦空间”。

“在前期构思时，我们拆解、分析了影院未来的发展方向，发现影院至少可以容纳五种消费业态，包括文化的、社交的，它还有更多潜力等待设计师来释放。”邹卓明、张敬贵表示，他们的作品只是以“新物种”的姿态为同行重新定义影院社交开了一个头。

是餐厅也是艺术体验馆

尽管“混合空间”还是呱呱坠地的设计“新物种”，但不少设计师已经深谙其营造之道——风格可以暂且不谈，因为没那么重要，而用逻辑搭建出空间叙事框架，讲述引人入胜故事，从业态跨界、空间情境、商业美学等多重维度去实践，才是其中关键。

是艺术体验馆，也是餐厅，这是艺术家奥拉维尔·埃利亚松(Olafur Eliasson)携手建筑设计师萨伯斯蒂安·贝汉姆(Sebastian Behmann)在丹麦瓦埃勒的标志性建筑“海峡屋”(Fjordenhus)打造艺术餐厅时，为空间设计定下的基调。船帆一样的隔断、形如浮标的椅子，随着自然气候变化而更换的每日菜单，以及每一道菜着精心设计的摆盘造型，让整个餐厅因为不确定性呈现出一种行为艺术展演场的感觉。

最让食客欲罢不能的是，餐厅内部有一个晴雨表，显示着土、火、空气和水元素，如果今天，火成为餐厅的主要元素，那么便会在露台上进行烧烤；如果水占据主导地位，那么鱼就将成为菜单上的主角。在很大程度上，人们来此并不只为用餐，而是被一种混合式的空间体验兴致勃勃吸引而来。“我想就是来参观艺术设计的，这里比艺术博物馆还是要前卫，有一种模糊边界的暧昧之美，”一位前去取经的知名设计同行这样评价。

的确，不少空间经过设计师的融合跨界思维再造，让人有点傻傻分不清的感觉，甚

至连原本商业气息浓郁的售楼处都可以变得充满佛系禅意，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休闲的文化场所。比如，柏年印象设计在南平武夷山捉刀设计的一处售楼中心，就牢牢扣住当地的茶文化，以及自然山水特色，“用艺术的思维去平衡商业价值”，营造出隐逸山居的休闲度假生活空间。

将茶色提纯和处理为空间的主调，配合清雅灵动的竹木、层次美感的格栅，让整个商务展陈的沙盘区、洽谈区释放一种素雅、静谧的空间气质。同时，设计师们还用同样的逻辑与材质，在空间里设置了茶室、图书馆，试图用一室、一茶、一花、一画，释放出整个独特的东方韵味。

或许，你可以认为，这是在多元化的外表下，开发商与设计师们携手搭建的另一种吸引人们目光的秀场，但就空间设计本身来说，“混合空间”融合与突破创新也为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，为整个设计行业带来了诸多启发。

新思维救活老旧空间

因为疫情项目受创停摆，在设计行业是较为普遍的现象。然而，正因为有了难得静下心来思考的空隙，设计师们有了对作品、素材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时间。从这层意义上来说，“混合空间”的新风潮得以逐渐兴盛，并非偶然。

富有代表性的例子比比皆是，比如，有荷兰房产经纪人罗宾·哈格多恩(Robin Hagedoorn)趁着疫情，将之前买下的废弃教堂改成了胶囊旅馆。他用空中客房设计的理念打造胶囊睡仓，使得整个旅馆的空间一点都没有显露出以往胶囊旅馆的逼仄，反而因为空间里错落有致的遍布一间间“胶囊”以及大量保留的原有建筑痕迹，而成为历史博物馆，以及年轻人旅行住宿和社交派对的时尚乐园。再比如，葡萄牙波尔图，HBK Spectris 创新中心办公室在一座老仓库设置“集装箱”，以“短平快”的方式，赋予了仓库的部分空间办公的新功能，不得不说的是一举多得的聪明做法。

再说回上海，实际上也有大量的老厂房、老社区，以及老旧的公共空间可供改造。横空出世的“混合空间”设计新思维、新美学，为上海的城市旧改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借鉴素材，带来了不少启发。

就像迪克森所言，“混合空间”的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固定章法，“灵魂多变”，利用各种不同的空间本身的肌理，可以任由设计师发挥，用美好的创意“上色”。以万变应时代变革，这是设计师明智的选择。而海纳百川、包容并蓄，鼓励创新，大力发展创意产业的上海，无疑会为他们提供广阔的舞台。